

不夜城

阿英著



洪凌明



洪

印翻准不・有所權版

英	阿	者作著
社版出藝劇		者版出
社版出鋒潮		售經總

號〇一二路江九海上：址地

版初月三年十三國民華中

分五角八價實

九
江
區
立
公
館
存

不夜城（三幕劇）

第一幕

地點：上海

時間：一九三七年春

人物：

謝蘭生 普益紗廠廠長。年約四十歲。精明強悍，爲一極有魄力之商人。

蔣薇儀 其妻。年約二十二歲。曾受高等教育，出身於小有產者家庭，具有相當虛榮心，但思想則清醒。

彭紫珠 交際花。年約二十五歲。雍容華貴。專靠交際生活。曾與謝蘭生有相當糾葛。此時則極力與盧心源拉攏。因謝蘭生已捨彼而與蔣薇儀結婚也。

盧心源 高等洋商捐客。年約三十歲。其職務爲拉攏投資假款事項。爲一極浮滑之高

等流氓，手段亦極毒辣。

司徒飛 體育家。年約二十歲左右，身體肥碩，體育技能並不高明。性格粗鹵，富有錢財。爲謝蘭生族姪。拚命追求彭紫珠而不得成功，紫珠看不起他。

阮超塵 詩人，音樂家，繪畫家。年與司徒飛彷彿。係司徒飛好友，生活完全仰給於司徒飛。神經質，對一切事無定見。受人恭維，愛慕蔣薇儀，但無進行勇氣。蔣薇儀對彼及司徒飛，皆視如廢物。

袁通 交際博士。年約三十五歲。人極圓通。做投機事業而無資本，專靠交際手腕調動。對各方面都走得通。

王庶昌 普益紗廠辦事人。年約三十。忠厚老實，人稱「好好先生」。一經手賬目，多收不起。因與謝蘭生有親戚關係，得不去職。常常被責，彼亦安之。

吳景發 內地小商人。年約四十歲。經營棉紗，時時來上海。與普益紗廠有悠久生意關係。爲一苦惱人。

阿桂 謝家男僕。上海生活經驗甚豐富。善逢迎。在謝家服役甚久。對其家事，廠事，及

友人關係，甚爲清晰。與交際博士甚親近，因交際博士來調款時，必先在彼前探詢蘭生當日情緒，以便相機進言，免遭拒絕也。

佈景：

謝蘭生家客廳。左角後部，約佔全台六分之一地位，突進橫闊，面有排窗一列，可透見後面花園。深側面有門，由此可入園。左台口爲外入門。窗左角，敝置高架穿衣鏡一面。右角放大型無線電機。距窗約四尺地位，直放書卷式高約尺餘之條几。左右後三面，各有一單人沙發，几上有新式小花瓶，插鮮花一束。舞台後右角，平列一古董樹，內陳各式之古董，樹前右手有高架。樹左列四高架花盆，花均盛開。右側中部爲入內宅門。門前有雙人沙發二張，一與內入門平形，一與後壁平形。兩沙發靠右腳接處，有一圓几，上有台燈、電話。兩沙發前放高約尺餘之古橫新式圓桌一，上有雜亂之香烟、報紙，未吸完之雪茄、烟灰缸等等。

幕啓時，約晚間十時光景。台上寂無一人。透過左面窗櫺，可見園中路燈，景物隱約可辨，稍停，門前電鈴響，無應者。再連續二響，後一響甚長，始見阿桂從右門出，匆匆至台左開門。門啓後，交際博士意通手夾大衣，提公事皮包，滿面春風而進。阿桂當博士全身出現時，即一手持門柄深深鞠躬。

桂 啊，袁先生！您老怎麼來得這麼晚？

（袁望一望阿桂，微微一笑，嘻嘻領首，一面將人衣皮包交給他，一面答着。）

袁 （向學人少發走）太晚了嗎？阿桂！現在幾點鐘了？

桂 （跟在後面）回您老人家，大概十點多。

（袁向沙發坐，桂掛衣。袁出雪茄抽，正預備擦火，桂趕來奪過，舉火代燃。）

桂 袁先生，你讓我來。

袁 （吸過一口烟）上海這個地方，真是太叫人忙了。一天到晚全是應酬，想舒一口氣都辦不到。譬如今晚，我一共就有七處飯局，到現在（頓）纔跑掉三（伸手指作勢）。

（袁急急抽一口烟，阿桂送上茶）

桂 （顰笑）這也是你老人家交際廣闊，天下聞名，要是別人，可就不會。俗話說得好：「人怕出名豬怕胖，」你老人家現在是出了名啦！

袁 （得意）出名倒也說不上，不過在上海混了這麼多年，各方面都很熟識就是了。（吸煙）這裏的客人，都到齊了嗎？

桂 全到齊了。入席也很久了。咱們謝廠長，還親自打了好幾個電話，到你府上去催呢！

袁 那真是太對不起他了。

桂 袁先生，現在就進去入席好嗎？

袁 不，我今晚已經吃得飽了。我疲倦得很，讓我在這兒休息一會兒吧。（向後躺去）

（阿桂整理圓桌上什物）

袁 （若有所憶的，又坐起）啊，阿桂，你們的新太太怎麼樣？

桂 （停住工作）你老是說的蔣小姐嗎？（袁點頭）咱們廠長歡喜的女人，那當然是很好囉。（笑）

袁 很得寵吧。（吸一口烟，又倒下去）

桂 （好像得着一個說話的機會似的）那自然啦！她年紀又輕，長得又漂亮，聽說還有一肚子才學，

怎麼能不得寵呢？袁先生，你老不是說過嗎，咱們廠長最愛的是咱們家的叭兒狗。可是現在，咱們廠長對於這位太太，簡直比愛他那叭兒狗還要厲害。

袁 現在公館裏的事，也歸這位太太掌管嗎？

桂 （笑嘻嘻地搖頭）唔，這可沒有。你老是長在這兒出進的，咱們廠長的脾氣你總得知道。他對

於女人，老實說，無論是怎樣寵愛，要抓財政權，那可辦不到。

袁（發笑起坐）爲什麼呢？

桂（更得意地）還不是很明白嗎？女人這個東西，就不能給她抓財政權。女人要是抓到了財政權，那男人可就不好辦了。袁先生，這就叫做「如魚得水」。（四個字說得很慢）捉住了魚，再給他水，那還了得！

袁（笑，建立，背着手向台左走）你們的廠長，真是太精明了。

桂（跟上去）在這個年頭兒，精明又有什麼用呢！

袁（驚訝的轉身，靠在沙發背上）阿桂，你這話說得似乎有因！

桂對袁先生，你還不知道嗎，咱們的廠長，這兩天心思很不好呢！

袁是不是和新太太又鬧什麼別扭？

桂（笑）那倒沒有。（緊張）聽說廠裏危險得很！

袁（安撫地）廠裏的事，我倒也聽到一點。（帶自靜性）全國的農村在加深的破產，來路的私紗又在拚命的傾銷，市面是一天壞似一天，行錢也一天不如一天。照原價賣，貨全不得脫

手，不照原價賣，成本又夠不上。貨就這樣的越堆越多，現今也就這樣的越來越滯。（再轉頭向阿權）不過，要說馬上就有危險，我看那也不見得。你們廠長，拉款的信用很有呢！（拉開右邊的小沙發，坐下）

桂（跑到左面的小沙發後站着）那咱們下人可就不知道了。石他老人家這幾天的神情，似乎有

些不大對。回到公館裏來，老是發着脾氣，好像什麼都不順他的眼兒似的。就是叭兒狗，也都挨了他好幾次打了。和新太太，昨天還鬥過一場嘴。

袁（懷疑地）既然這樣，那麼，今天又那來的興緻請客呢？

桂對啦！要說心思不好，就不應該在今天請客，又不是非請不可的，你那知道，咱們廠長不但在今天請客，剛纔在裏面，咱還看見他和盧心源先生，在有說有笑的談着呢！

袁（有所悟地）就是那洋行裏的買辦盧先生嗎？

桂就是他，今天咱們這兒請客，他是首席呢！

袁（表示獨有所見）首席既然是他，那麼今天的請客，是很有道理的了。（徐徐起立，預備燃熄滅了的烟）

桂（不解地）袁先生，你這話的意思是——

（說時，彭紫珠已出現在右門前，阿桂剛說到「是」字，紫珠即開口）

彭（笑）怎麼，交際博士來了嗎？

袁（正燃起火，一面燃一面說）那一位？（放下燃過的火柴，轉過身，見是彭，笑迎了上去）啊，我說是誰呢？原

來是我們的交際花小姐彭紫珠女士，久違了！（一揖到底，然後恭立一旁，如演京戲）

（阿桂忍住笑，從園門下）

彭（格格地笑，向台前走）博士老爺，近來忙得很嗎？

袁我有什麼忙？還不是到處打雜！（跟上）

彭（笑）別客氣吧，「打雜」說得這麼怪可憐的。

（彭行至圓桌旁，取烟捲，袁急爲燃上，兩人分別坐）

袁（有意地挑剔）彭小姐，聽說你近來心裏很不舒服，是不是？

彭（嬌情地）誰說的？我不是照樣地吃飯，照樣地睡覺，照樣地跑狗，打回力球，跳舞嗎？

袁（笑）照樣當然是照樣，不過心裏頭，總要多這麼一點兒疙疸吧？

彭 (對之作一鬼臉) 蚩——!

袁 彭小姐，我問你，你對這兒的新太太，印象究竟怎樣？(就近一些)

彭 (不高興的) 那當然是很好啦!

袁 (笑) 這恐怕不是你心裏的話吧？我就看不出什麼好處來。既不雍容華貴，也不大大方

方。我真不懂，我們的蘭生兄，為什麼這回竟看上這麼一種調子。完全是一種小家的氣派。

彭 (冷刺地) 博士老爺，你別少見多怪吧。吃慣了海參魚翅的人，總是希望換換口味，吃點兒

青菜蘿蔔的。蘭生先生既然玩膩了「大家閨秀」了，自然也要找個把「小家碧玉」來

換換口味啦!

袁 (笑，點頭，伸大拇指) 對! 彭小姐，你的話說得真有道理。「聞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。」可是，你

也就得知道，上海之所以叫做上海，都會之所以稱為都會，也就由於這裏有海參魚翅，也

有青菜蘿蔔。(彭笑) 彭小姐，你不是在裏面吃酒嗎？怎麼一個人跑出來了？

彭 (皺眉) 那無聊的傢伙纏得我太厲害了。

袁 您說的是謝廠長的姪兒，那個很有錢的，自稱為體育家的司徒飛嗎？

彭 就是他。這個人真無聊極了。仗着自己有幾個臭錢，一天到晚跟着人歪纏。

袁 您真是——，既然有錢，那麼就讓他歪纏得了。祇要他在你身上化的錢，夠你所耗費的時間，那又有什麼呢？

彭 也得要人高興啲！

袁 彭小姐，我看你還是別這樣罷。高興，事情一定要等到高興才做，那麼你最好是先準備餓死。（近一些）我問你，上次我托你辦的事，也是你願意的麼？（彭看他一下，不語）我想你決不會願意，不願意而去做，還不是看那五千塊錢的份上麼？您還是馬糊點罷！

（彭微搖頭，冷笑，電鈴響，袁跑去接）

袁 （接電話）喂！喂——！怎麼——打錯了！（擱下聽筒）

（裏面有笑聲，袁愕然，彭仍舊坐着不動）

司 （拿着一杯酒，醉醺醺的從裏面笑了出來）嘻嘻！彭小姐！我早就猜着你跑到這兒來了。這一杯葡

萄酒，你今天非吃下去不可。（將杯對彭唇邊湊，嘻嘻地笑）

（彭不高興的推開，向小沙發方面跑。）

司 (嘻嘻地笑) 怎嗎, 彭小姐, 你今天這樣的不肯賞光嗎? (跟着跑過去, 彭已坐下, 又將杯湊近彭唇邊)

彭小姐! 你喝一點兒好不好? 你別太使我過不去好不好?

袁 (仍站在那裏) 彭小姐, 你就喝了司徒先生的這一盃吧?

司 (回頭見袁) 哦! 交際博士! 你今天怎麼這樣晚纔來?

袁 (一笑) 因為今兒晚——(開始向前移動)

說到這裏, 司徒飛已回頭向彭說話, 袁愕然中止, 坐下去抽煙)

司 彭小姐! 連交際博士都在勸你喝了, 你何必呢?

彭 (固執的移過一張沙發) 我不喝!

司 (轉向不快) 不喝? 真的不喝嗎? (彭不語, 滿臉不快的抽着煙, 司徒飛過去) 我問你, 我司徒飛先生的

面子, 是不是抵不上那姓盧的買辦。

彭 (望他一眼) 我沒有。

司 那麼好, 他敬你酒你能吃, 我敬你酒, 你就不能拒絕。

彭 (不高興地) 這是我的自由!

(司徒飛氣得答不出話來，著思，如有所得地，把酒放在台上，向古董櫥跑去，袁擋住他)

袁 司徒兄，您——

(說到這裏，司徒把他用力一推，跑到古董櫥內，拿出一條大鐵狗，重復跑到台前，拿起酒，向彭紫珠)

司 彭紫珠，你看！(將酒向瓷嘴裏傾倒)

袁 (急急跑來) 司徒兄，司徒兄，(搶過未倒完的) 你不必這樣，我來陪禮，我來陪禮。(舉杯飲)

司 (回顧紫珠) 我甯可以塞進狗肚，不再要你吃！

(放下狗在台上，氣呼呼的向裏跑。電鈴響。司徒飛跑到內入室口，值蘭生出來，兩人撞個滿懷。電鈴再響，袁跑去接)

謝 (看看他神色不對) 阿飛，你什麼事？(司徒飛再望一望紫珠，作切齒表情，不語，跑進去)

謝 (看看彭，向她走去) 紫珠——

袁 (緊接) 蘭生兄，你的電話。

謝 (忙回頭) 怎麼！你來了！你怎麼不進去？

袁 (笑) 今天跑得太疲倦了，打算在此地休息一會兒。(遞聽筒)

謝 (接電話) 你們那兒……我是謝廠長……怎嗎……吳景發到上海來了……他付不出

款子，那怎麼成……怎麼要當面和我說……也好，你領他來罷。(放下聽筒，向袁) 袁通兄，現在的生意，真是越做越難做了。內地的賑款，簡直收不起來。(向彭走進兩步) 紫珠，你怎麼逃起席來了，大家都在等，趕快去，趕快去！(以手作勢)

彭 (並不看蘭生) 有了太太陪還不夠嗎？我吃飽了。

謝 你看，又來了。大家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呢？

彭 (轉笑，婆娑地) 蘭生，我真的吃飽了。

謝 吃飽了也得去一去。你知道，盧買辦對你很好，他非常相信你的話。廠裏的事，你不幫忙，是決不會成功的。

彭 (笑) 你別太把我看重了。

謝 這是事實，袁通兄在這兒，他可以替我證明。成敗在此一舉，紫珠，咱們老朋友，你能眼看我坍台嗎？

袁 (走近) 彭小姐，既然蘭生兄一定要你進去，我看你還是去一去吧。

(彭意動，惟仍不語)

謝

袁通兄，你也一道進去。

袁

好，我就來。

謝

紫珠——(作請的姿勢)

(彭懶懶起立，和謝一同進去。袁跟他們到門口，看他們去遠，急急地撥電話機，把聽筒拿到內入口，一面偵察裏面有無人來，一面打電話)

袁

(打電話)李公館嗎？……請李子三經理聽電話。……我是袁通。……是的，您是子三兄。……

……款子的事情(偷看裏面一下)我看今天的局勢，不大好開口(再看一看)……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明天當然還要到別的地方調，祇要調到手，我馬上到公司裏來清結。……彼此已不是一天的交情，你子三兄總得幫幫小弟的忙嘍。……(再看一下)請放心，我明天總竭力設法，現在這麼晚了，這兒又不成，你叫我怎麼辦呢？……好的，好的，我明兒一定弄好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(放下聽筒，笑馬上斂了起來，一聲長歎)

(袁通正預備向裏面去，司徒飛與阮超摩嘻嘻哈哈地跑了出來。一看見袁，司徒馬上把他拖住)